

走进工作室

勾勒点染一切从心

上承文人「多栖」传统

# 刘斯奋

## 诗文书画无边界 自由自在

刘斯奋 1944年生，祖籍广东中山。作家、书画家，通才式的文化名家。在小说创作、学术研究、美术书法等领域均有建树。

曾任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广东省文联主席、广东画院院长等。2015年被授予第二届广东文艺终身成就奖。

“我没有专门的工作室，这里就是我的家。”刘斯奋把家中二楼辟作工作室，此处集画室、书房、会客厅于一体，推门而入，文化气息扑面而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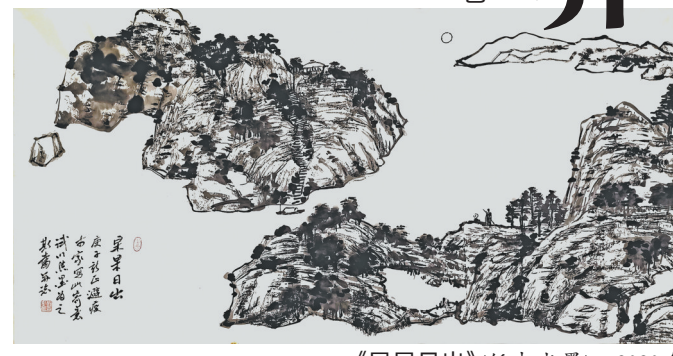
连片的书柜，摆满了纸墨笔砚的长案，几张红木桌椅，一套茶具，还有一面一开七米的“工作墙”……刘斯奋说他当年就是冲着这面墙搬进来的，“够宽敞，能从事比较大的创作”。

高1.36米、长14米的《出尘图》就是在这面墙上分段完成的。该作以传统长卷形式出之，既有传统山水画的凤神韵致，又具有强烈的时代特色，是刘斯奋的绘画题材由人物转入山水后的代表作之一。

如今墙上展示着刘斯奋的新作：国画《开了桃花便过年》《小憩》，以及六尺对联“万水浮天外，千帆落照中”等。

他用了四个字形容自己在工作室的状态：自由自在。在他看来，这四个字也是艺术创作最佳的状态。一楼就是起居室，兴致来了，刘斯奋就上二楼来画几笔，勾勒点染，意趣横生。

年近八旬的刘斯奋先生笑称，到了这个岁数，没必要给自己设定目标或者任务，一切



《开了桃花便过年》(纸本水墨) 2020年

从心。无论是画画、书法还是写作，于他而言，早已与生活融为一体。“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生活、创作、思考本就是一体，是他生活方式的一种。”

采访的间歇，他还特意给记者们冲了茶。工作室中间有一张大茶几，浸淫传统文化多年的他，也会经常邀年轻人来坐坐，品茗畅聊，了解年轻人的新思想、新想法，以及他们正在写什么、画什么。

刘斯奋拿起手机告诉记者，他现在在报纸杂志渐渐看少了，更多是通过手机看新闻，了解社会动态，“我不排斥新观念、新技术，时代的话语权也往往掌握在新人的手里，我们不要总留恋过去的东西。”

《杲杲日出》(纸本水墨) 2020年



《杲杲日出》(纸本水墨) 202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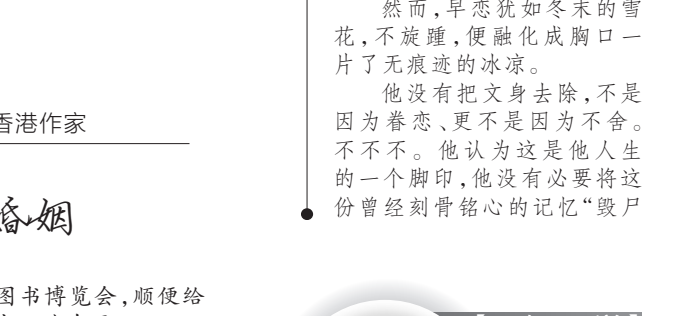
“我是个文人。”刘斯奋自号“蝠堂”，拟蝙蝠于鸟、兽之间，声称自己既非纯粹的画家，也不是一个纯粹的作家，而是一个多元跨界的文化人，在诗文书画不同的领域中游走。

刘斯奋所取得的成就离不开家学的滋养和熏陶。其父刘逸生是现代著名古典文学专家，家学渊源，刘斯奋从小醉心于文学艺术，尤爱古典诗文和绘画。高中时他与父亲同住，一人一张书桌，相对读书。刘逸生先生曾有诗描摹这一幕：“狂来诗兴欲摩天，有子如斯亦莞然。偶向几边搓倦眼，分明两我在灯前。”

刘斯奋称父亲对他的影响，不是直接的教导，而是一种学习氛围的营造，一种以身作则的无声榜样。从作诗、写文、绘画、书法再到学术研究，他皆靠自己摸索。

就绘画而言，他只是通过观摩观摩来学习，从未师从某一个人，更注重将切身的感受化之笔端。刘斯奋的作品个性鲜明，文气充盈，王肇民先生对他曾有“笔墨潇洒，风格雅异”八字之评。作为一位通才式的文人，他既继承了古代文人的多栖传统，又具有自觉的现代意识，使其作品既继承古代文人画的优良传统，又散发着强烈的现代人的气息。被誉为当代文人画的杰出代表。

“未来必将开启一个‘通才’的时代，许多现在的‘专业’，又会回到‘业余’的状态。”刘斯奋称，诗文书画其本质是紧密结合的，会互相渗透、互相启发，只有这样才能让艺术通往更加广阔的天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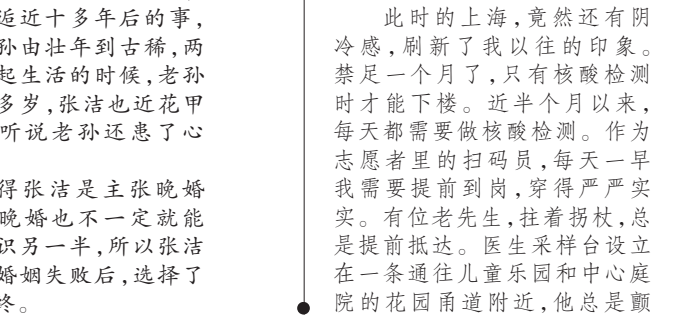
《静夜》(纸本设色) 2011年

出版于1984—1998年的长篇小说《白门柳》即将推出最新增订版，新版除了22幅插图出自刘斯奋本人之手外，还增加中篇小说《破茧》和《“整门”深阻侯门”析证》两篇重要续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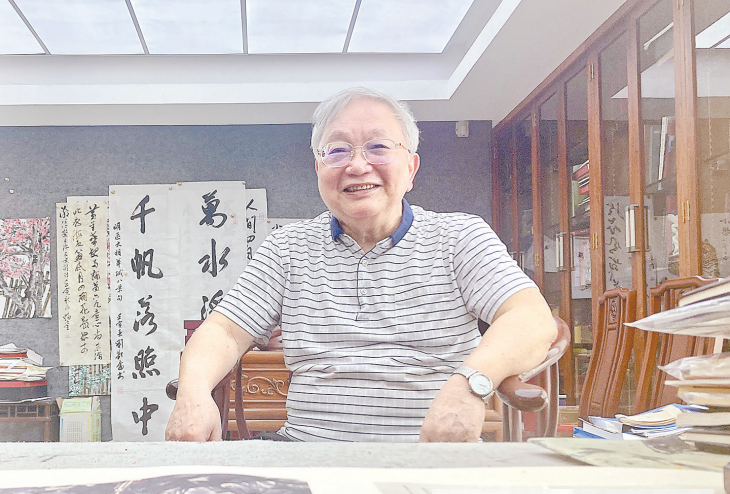
《白门柳》是刘斯奋耗费16年心血写成的长篇小说，分《夕阳芳草》《秋露危城》《鸡鸣风雨》三部。迄今为止，已有11个版本问世。

刘斯奋从书房里拿出最早的一部曲精装版，说：“当时没有电脑，都是手写，一天几百字，哪天能写到上千字就很开心了。”他对小说语言非常讲究，是用写诗一样的态度写《白门柳》，书中频频出现替古人代笔的诗词、书信、说书话本，凝练雅致，足以乱真。可谓“处处飘逸着文化诗魂，流淌着浓郁的诗化色彩”。

“如果作家写作语言都不过关，基本的表达都做不到准确生动，怎么能写出好



《静夜》(纸本设色) 2011年



《静夜》(纸本设色) 2011年

《诗心尽入《白门柳》》

“诗心尽入《白门柳》”

《静夜》(纸本设色) 2011年

《静夜》(纸本设色) 2011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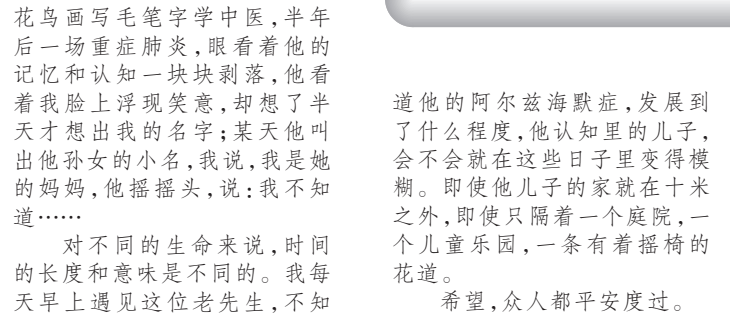
《静夜》(纸本设色) 2011年

《静夜》(纸本设色) 2011年



《静夜》(纸本设色) 2011年

《静夜》(纸本设色) 2011年



《静夜》(纸本设色) 2011年

# 我没有一幅画是相同的

羊城晚报：您跟其他画家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刘斯奋：我并没有接受过系统专业的训练，是凭着天赋和文化修养画画的——灵感来了才动笔，不来就搁在那里等着。目前许多画家都经过严格训练，基本功很好，技术很熟练，随时随地都能画。但也有一个问题，就是难免大同小异，缺乏激情。

我没有一幅画是相同的，因为十分注重灵感和激情，而这种状态是稍纵即逝、无法重复的。加上我是一个文人，要写两篇一样的文章、写两首一样的诗，心里那道坎就过不去。画画也是一样。

羊城晚报：您提到您的画是“文人画”，而非“新文人画”，这两者有何区别？

刘斯奋：传统中国画的文人画，作者是不愁衣食的士大夫，画画主要是出于个人的兴趣爱好，因此爱怎么画，就怎么画，技术不必经过严格的训练，凭借的是文化的修养和个性的发挥。这不像工匠画、宫廷画，本质上要受雇于人，技术上精益求精，但无法随意发挥个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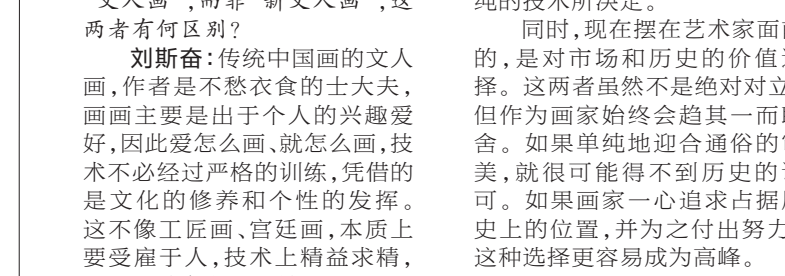
现在所说的新文人画，则是一批美术学院科班出身的画家，试图打破原来那一套严格的绘画规程，通过大力发挥个性来作画。这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陈绶祥等人提出“新文人画运动”的产物，时至今日也开创了一种新风格，取得了成果。但从技术背景还是文化基础，乃至生存状态，与传统文人画都是两回事。

羊城晚报：您偏爱中国传统艺术，但艺术形式总是求新求变的，未来您会调整创作对象或者手法吗？

刘斯奋：不会。精神创造不同于物质生产，物质产品的规律是推陈出新，但精神创造则会历久弥新。所以尽管时代产生了巨大变化，我们今天还是在读《诗经》《楚辞》，读唐诗、宋词，读“床前明月光”，这些伟大的作品永远不会过时。

羊城晚报：那您觉得作为精神创造永远不变的内核是什么？

刘斯奋：不同行业有不同情况。我是搞艺术的，我觉得想获得永恒，最起码要有两条：一是要有个性，尽量做到与众不同、不可复制的独一无二，共性只是体现了一时的风气，风尚一过很容就被淘汰；二是要有激情，只有把高尚的情感灌注到作品中，才能永久打动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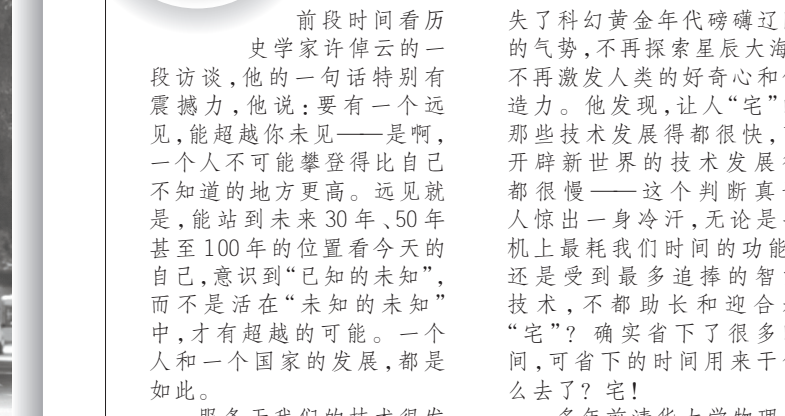
《静夜》(纸本设色) 2011年

《静夜》(纸本设色) 2011年



《静夜》(纸本设色) 2011年

《静夜》(纸本设色) 2011年



《静夜》(纸本设色) 2011年

《静夜》(纸本设色) 2011年



《静夜》(纸本设色) 2011年

《静夜》(纸本设色) 2011年

E-mail:hdzk@ycwb.com

羊城晚报 人文周刊·七杯茶

2022年5月8日/星期日/文化副刊部主编 责编 吴小攀/美编 黄国栋/校对 李红雨 A7

### 【大珠小珠】林壑 广州画家

**秦老琴生不老**

书家秦琴生年届八十五，曾单身赴东北述艺，迎接者窃以为八十老翁须有两掖者在旁，于站台迢迢寻不得。秦琴生独立良久，客星尽稀，拟起步，迎接者悻悻近前，询之释然。

秦琴生每宴，喜啖鱼头、鸡翅、鸡脚筋，谓有嚼头。

1985年岁暮，广州文德路文化大厦遭火焚，秦

### 【夜阑听风】彦火 香港作家

**张洁的二次婚姻**

张洁的三卷本《无字》明显带有自传的成分，不乏感情生活细致入微的刻画，也许与她两段破裂的爱情有关。

我见过她的第二任丈夫老孙。

应该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吧，我赴北京出差，张洁在家请吃饭，旨在介绍她的男朋友。那顿饭，张洁亲自下厨。受邀的客人，除了我，还有出版家范用、翻译家冯亦代。

我与冯亦代乘坐范用出版社的车前往。在一幢昏暗的旧楼里找到张洁的家，没有电梯，我们气喘吁吁地爬上三楼。张洁开门，门内一目了然，一房一厅，布置得很简洁雅致。

张洁在厨房忙着，说老孙快到了。不久，老孙到了，说是代张洁送稿去，听在耳里，很是温馨。当时他们还未结婚。老孙虽然是退休部长，人还算和气。我们当时都庆幸张洁有了伴。再后，有一年我参加北

### 【晏花的话】允今 新加坡作家

**干净的天空**

阿哲 17岁与他生命里的第一份恋情轰轰烈烈地碰撞出灿烂的火花。家里反对，然而，青春正当的他，正处于一个敢于和一切对错的叛逆年龄，为了表明自己“威武不能屈”的心迹，他找文身师把她的脸文在胸口上，远看像一朵绚烂绽放的玫瑰花，近看细致五官俱在。他一心认定这是一份此生不渝的爱情，她也以那个印记是永恒的保证。

然而，早恋犹如冬末的雪花，不旋踵，便融化成胸口一片了无痕迹的冰渣。

他没有把文身去除，不是因为眷恋，更不是因为不舍。不不不。他认为这是他人生的一个脚印，他没有必要将这份曾经刻骨铭心的记忆“毁尸灭迹”。

到了25岁，他邂逅了一个让他想要长相厮守的女子阿杏。亲人和好友都认为文在胸口的那张脸是他开展新恋情的一个绊脚石，劝他磨掉。他不。他说：“那是年轻时留下的一个不成熟的记号，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一个真正成熟而有自信的女子，是不会为一个符号而计较的。”在潜意识里，阿哲是以此当成女子的“品性考验”的。

阿杏最终和他步入了婚姻的殿堂，他把阿杏的名字永远永远地文在了心叶上，深邃而又专一。

没有想到，阿杏怀孕后，阿哲竟然主动地磨掉了文在胸口的那张脸。

他微笑地说：“当纯洁的孩子躺在我怀里时，需要看到一片干净的天空。”

### 【不知不觉】钟红明 上海《收获》杂志副主编

**咫尺天涯**

庭院里的草坪，草长得很高，一阵风吹来，或者一阵雨洒落，草秆东歪西倒，也有草身挺拔挺拔，远远望去，色调深浅不同，竟有波浪起伏的感觉。几株无名的野花，秀气地摇曳，一只黑黝黝的猫，竖着耳朵，大刺刺地站在绿潭一般的草坪上，看着相隔很远一户人家的门。

此时的上海，竟然还有阴冷感，刷新了我以往的印象。禁足一个月了，只有核酸检测时才能下楼。近半个月以来，每天都需要做核酸检测。作为志愿者里的扫码员，每天一早我需要提前到岗，穿得严严实实。有位老先生，拄着拐杖，总是提前抵达。医生采样台设在一条通往儿童乐园和中心庭院的花园甬道附近，他总是颤

### 【拒绝流行】曹林 北京时事评论员

**超越未见**

前段时间看历史学家许倬云的一段访谈，他的一句话特别有震撼力。他说：要有一个远见，能超越你未见——是啊，一个人不可能攀登得比自己不知道的地方更高。远见就是，能站到未来30年、50年甚至100年的位置看今天的自己，意识到“已知的未知”，而不是活在“未知的未知”中，才有超越的可能。一个人和一个国家的发展，都是如此。

服务于我们的技术很发达，这里有个悖论，技术越来越发达，让人越来越舒适，可能会让人“乐活”在这个舒适区，失去探索和超越的动力。科幻作家刘慈欣就对此忧心忡忡，人类正活在技术的安乐窝里。他以他最熟悉的科幻文学举例说，如今受人追捧的作品大多向内收缩，关注人的现实境况，却丧失了科幻黄金年代磅礴辽阔的气势，不再探索星辰大海，不再激发人类的好奇心和创造力。他发现，让人“宅”的那些技术发展得很快，而开辟新世界的技术发展得都很慢——这个判断真让人大吃一惊，无论是手机上最耗我们时间的功能，还是受到最多追捧的智能技术，不都助长和迎合着“宅”？确实省下了很多时间，可省下的时间用来干什么去了？宅！

多年前清华大学物理系曾邀请几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来谈，在探讨他们为什么取得科学成就时，清华学生给出的词是基础好、数学好、动手能力强、勤奋、努力等。然而，几个诺贝尔得主的答案出奇的一致，不是这几个词中的任何一个，而是：好奇心。写到这里，又想起“仰望星空”这个命题。

### 【如是我问】李雪峰 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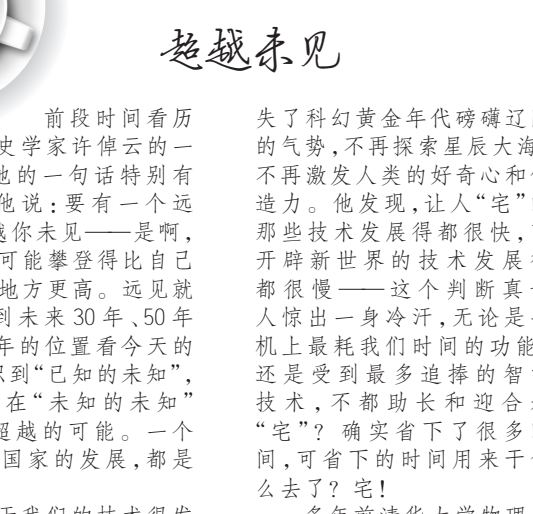
**第欧根尼轶事**

传说大哲学家第欧根尼住在一个木桶里，后来的哲学家考证说是装死人的瓮。但无论如何，他像一个印度托钵僧一样以行乞为生。据说他拥有的所有财产只包括这个木桶或者说是瓮，一件斗篷，一支棍子和一个面包袋。所以他才不会被物所累。

在西方人尽皆知的故事是，有一次第欧根尼正在晒太阳，正赶上亚历山大大帝前来拜访他。皇帝问这位哲学家需要什么样的恩赐。第欧根尼却回答说：“只要你别挡住我的阳光。”皇帝感叹地说：“我若不是亚历山大，我愿是第欧根尼。”而第欧根尼却说：“如果我不是第欧根尼，我仍然希望成为第欧根尼。”

对我来讲，第欧根尼同时也是一家出版社——苏黎世的一家德语出版社，尽管是在1952年才创立的，但确实很成功。我在德国留学的时候买了大量印刷精致的第欧根尼平装本图书，除了大部分的高罗佩的狄仁探案集外，王朔小说的德文版，也大多是这家出版社出版的。遇到新年或者我过生日的时候，我常常因为自己从德国朋友那里得到第欧根尼的文学读本而引以为豪。

### 【随手拍】ycwbwyb@163.com



随手拍专用邮箱: ycwbwyb@163.com

### “劳动”一下

“吾家有女初长成。”“五一”假期的下午，八岁的女儿第一次出门帮爸爸买咖啡。这天，广州阳光不大不小，天气不冷不热，正值“劳动节”，虽然不能出远门，在周边“劳动”一下也是好的。

道他的阿尔兹海默症，发展到什么程度，他知道的儿子，不会就在这些日子里变得模糊。即使他儿子的家就在十米之外，即使只隔着一个庭院，一个儿童乐园，一条有着摇椅的花道。

希望，众人都平安度过。